

古今聲律定宮

歷代聲律定宮卷六

東陽葛銘譽堂

革音之屬

鼓鼓制度

六鼓

朔鼙應鼙

鼙

鼓制度

拊鼓音節

周禮考工記。鞞人為臯陶。註臯陶鼓木也。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註板中闊頭狹為穹隆也。謂鼓木得有脣。如此乃穹者三之一。一則其兩端廣六寸而其中央廣一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為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合二十板。穹一尺一寸六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上三分尺一寸三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居鼓面三尺一分尺一寸。此鼓合上一尺一寸六分寸之二也。各居二尺二寸。不孤也。弧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者。鼓大而短近晉鼓也。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參之一，謂之鼙鼓。註：中圍加三之一者，加于面之圓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圓十二尺，加以三分之一也。今亦合二十板，則版穹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一也。

之二耳。鼓四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為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勾磬折。註：磬折，中曲之不三正也。中圓與鼙鼓同，以磬折為異。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註：鼙鼓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良鼓，瑕如積環。註：瑕與環皆謂漆之理。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律呂正義考工記所謂皋鼓者，鼓之木腔也。長六尺有六寸者，舉晉鼓之度以例其餘也。左右端廣六寸者，木版兩頭各廣六寸，周二十版，則圓丈有二尺，而面徑四尺也。中

尺厚三寸者版之中幅廣一尺合得鼓之腰圍二丈而空
徑六尺有奇版中幅厚三寸漸殺而兩端二寸可知也穹
者三之一者申言鼓腰中徑之數以鼓面徑四尺而三分
之得一尺三寸三分零各加於面徑之兩旁為腰圍之徑
六尺六寸有奇也上三正者言兩端與中腰三處立尺度
之正數為諸鼓定式晉鼓鼓鼓皋鼓長短不同而圍徑皆
同也以上晉鼓之制也鼓長八尺者版兩端相距也鼓四
尺者即面徑也中圍加三之一者即腰穹之徑六尺六寸
有奇也謂之鼓鼓以上鼓鼓之制也為皋鼓以下皋鼓之
制也皋即鼓

長尋有四尺者兩面相距丈二尺也鼓四尺者

面徑同前也。倨勾磬折者，倨勾漸殺如磬之折也。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者，象雷發聲也。良鼓，瑕如積環者，鼓之中腰廣而兩端狹，木腔衆幅輻湊其縫，如積環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者，晉鼓之類是也。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者，朔鼙之類是也。此舉晉鼓、蠡鼓、皋鼓為例，大而雷鼓、靈鼓小而鼙鼓、鼗鼓可類推矣。

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鼓足註足謂四足也殷楹鼓註楹為柱貫中上出也

周縣鼓

註縣鼓之無虞也

陳氏禮書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鼓足春秋之時楚伯棼射王鼓，跕然則兵車之鼓亦有足歟。明堂位曰：殷楹鼓，蓋為

一楹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周禮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則其所建楹也莊子曰負建鼓以求亡子建鼓可負則以楹貫之可知

陳氏樂書鼓之制始於伊耆氏少昊氏夏后氏則足鼓商人則楹鼓周人則縣鼓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所謂縣鼓也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田縣鼓以應鼓為和終之鼓則縣鼓其倡始之鼓歟

周官義疏案詩大雅商頌虞業必合鼓言之又明堂位言周縣鼓則鼓有翼虞可知但考工記梓人翼虞第言鐘磬

而不及鼓惟明堂位言龍俎虞而不言所縣之器豈即鼓之俎虞歟然註固以鐘磬言也闕之

銘按革鼓之大要有三曰鼓曰鼙曰鼗鼓之別有六雷鼓靈鼓路鼓鼙鼓鼙鼓是也鼙之別有二朔鼓號朔鼙應鼓號應鼙是也鼗之別有三雷鼗靈鼗路鼗是也他如為提為鼙為拊亦以類從焉

六鼓

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雷鼓鼙神祀雷鼓也八面以靈鼓鼔社祭靈鼓也六以路鼓鼔鬼廟路鼓也四面鼓

陳氏禮書雷天聲也雷鼓鼓神祀而救日月亦天事鼓人
救日月則詔王鼓先儒以為鼓用雷鼓是也靈地德也靈
鼓鼓社祭而攻猛獸亦地事冥氏攻猛獸以靈鼓鼓之是
也路人道也路鼓鼓鬼享而田獵達窮者與遽令亦人事
司馬振旅王執路鼓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
窮者與遽令是也

周官義疏雷靈路三鼓鄭註有八面六面四面之說舊圖
如其說皆一鼓而作多面其制不經且開元間用之不可
考擧宋太常集四鼓於一樂雷鼓八面靈鼓六面亦如之
則又成編鼓不可為訓也要之鄭說當自有本後失其傳

不應以臆為說

律呂正義周禮註雷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若言一鼓而有八面六面四面之形舊圖從之然其所謂八面六面四面者蓋一制而數不同猶今儀仗花腔鼓二十四面杖鼓十二面之類也

五禮通考案周禮雷鼓先鄭以為六面康成以為八面靈鼓先鄭以為四面後鄭以為六面路鼓先鄭以為二面後鄭以為四面而皆無經據考周禮靈鼓六面而工十有二雷鼓八面而工十有六路鼓四面而工八每以二人各值一面則非合六面八面四面為一鼓甚明正義之說為不

易矣

周禮地官鼓人以鼓鼓軍事鼓同責大也以鑿鼓鼓役事鼓同責大也

鼓長丈二尺二寸鑿以晉鼓鼓金奏晉進也晉鼓長六尺六寸

陳氏樂書鼓鼓鼓軍事則晝以進兵之鼓非夜以警眾之鑿也鄭氏以鑿為鑿誤矣鼓以貴為義鑿鼓以舉為義欲舞之緩謂之舉舞欲役之緩謂之舉鼓春秋傳曰魯人之舉詩曰臯鼓弗勝又曰鼓鐘伐鑿蓋鑿鼓所以鼓役事也文王說以使民雖鑿鼓有所弗勝幽王拂民而役之雖伐鑿不足使勸此詩所以美文王於綿刺幽王於鼓鐘也陳氏禮書鼓人以晉鼓鼓金奏而鑄師掌金奏之鼓所謂

縣鼓也。然司馬春振旅軍將執晉鼓。吳與越戰。載常建鼓。韋昭曰。將軍執晉鼓。建謂楹而植之。蓋晉鼓建之於軍。猶路鼓建之於寢也。

律呂正義曰。鼓人。鼓鼓鼓軍事。鼙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然詩曰。鼙鼓維鏞。非止軍事也。又曰。鼓鐘伐鼈。非止役事也。夏官軍將執晉鼓。亦非止金奏也。然則鼓人所職。特載其用之大者而已。

朔聲應聲

詩周頌有瞽。應田縣鼓。應聲也。田讀為陳。謂之應聲也。

禮記禮器。應鼓在東。小鼓謂之應。即應聲也。

儀禮大射儀建鼓在阼階西南鼓鼓伐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註朔始也先擊朔鼙應鼙之

周禮春官大師大祭祀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陳陳註陳小鼓大鼓先引故曰陳讀為導引之引

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鼓小祭祀小樂事鼓陳陳註陳小鼓為

爾雅釋名大鼓謂之鼓小鼓謂之應

陳氏禮書朔鼓號朔鼙應鼓號應鼙詩曰應田縣鼓先儒以詩之田為陳陳小鼓應應鼙也大射有朔鼙應鼙詩又以應配陳則朔鼙乃陳鼓也以其引鼓故曰陳以其始鼓

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陳周禮有陳無朔鄭氏以應與
陳及朔為三鼓恐不然也大射建鼓南鼓應鼙亦南鼓而
居其東建鼓東鼓朔鼙亦東鼓而居其北則鼙與鼓比建
而鼙常在其左矣朔作而應應之朔在西應在東則凡樂
之奏常先西矣

陳氏樂書鼙卑者所鼓也故周人論司馬所執五鼓推而
上之王執路鼓鼓之尤大者也推而下之旅師執鼙鼓之
尤小者也古之奏樂先擊西湖而東鼙應之是朔鼙倡始
者也應鼙和終者也

律呂正義朔鼙長二尺大面徑一尺小徑七寸一名陳鼓

一名縣鼓。一名相鼓。縣於建鼓之西。應鼙長尺四寸。大面徑一尺。小徑五寸。一名應鼓。亦曰鼙。縣於建鼓之東。蓋鼓大而鼙小。擊之以相濟。為高下抑揚之節。今小戴禮投壺篇有魯鼓薛鼓之圖。方者擊鼓。圓者擊鼙。即其制也。

鼙

書益稷下管鼙鼓

傳堂下樂也

詩商頌那置我鼙鼓

箋置讀為植。執雖不植。貫而搘之。亦植之類。

周禮春官大司樂靁鼓靁鼗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

註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元謂八面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註鄭司農云靈鼓靈路鼓路鼗於宗廟之中

奏之

註鄭司農云路鼓路鼓兩面元謂四面

小師掌教鼓

註鼓如鼓而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其

瞭掌凡樂事播鼗

瞽矇掌播鼗

儀禮大射儀鼗倚於頌磬西絃

.

爾雅釋樂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

註麻者音梳而長料者聲清不亂

白虎通韜者震之氣也

韜即上應昴星以通王道

三禮圖鼗導也所以導鼓聲或節一唱之終也

陳氏禮書月令曰修韜鞞世紀曰帝嚳命倕作鞞先儒謂小鼓有柄曰韜大韜謂鞞記曰賜諸侯樂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蓋祝以合樂鼗則兆鼓而已此其賜所

以不同也。

秦氏蕙田曰考之於經鼓鼓詩曰賁鼓鼙鼓考工記作臯鼓鼙月令作鼙鼙詩作鼙月令作鼙蓋鼙與鼙皆大也臯與鼙皆聲也鼙之從鼓從革義一也鼙以其兆鼓則從鼙以其為革則從鼙以其召樂則從鼙先儒之說云然月令云修鞶鞶鼓禮書以大鞶為鼙非也。

提

周禮夏官大司馬仲春教振旅師帥執提

註提謂馬上鼓有曲木

周官義疏陳氏祥道曰鄭康成云鼓柄曲木植立馬上賈公彥云鄭據當時有單騎以况周其實周時無騎法也然

公羊傳稱齊晉相遇以鞍為几禮記稱前有車騎蓋古者容或有騎其說辨矣然所引特或有之事若四時之田當以常法論則賈說是也况提為提持之義不必單騎也

鑿

周禮地官鼓人凡軍旅夜鼓鑿

註鑿成守鼓也讀
鑿為夏威之威

春官鑄師凡軍之夜三鑿皆鼓之守鑿亦如之

夏官掌固夜三鑿以號戒

陳氏樂書鑄師凡軍之夜三鑿皆鼓之掌固曰夜三鑿以號戒鄭氏皆謂鼓之以鼙鼓然鼙雖鼓人用之以鼓軍事諸侯執之以振旅要皆非警夜之鑿鼓也司馬法曰昏鼓

三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平旦五通為發昫三鑿之制大致若此

拊

書益稷

搏拊以章為之實之以糠疏搏拊形如鼓漢初相傳然也

禮記明堂位

拊搏

註搏以章為之

樂記會守

拊鼓

言樂器雖多必會合相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

尚書大傳

以章為鼓謂之搏拊

周禮春官

大師帥瞽

登歌令奏擊拊如鼓形

小師登歌

擊拊

陳氏禮書

拊之為物以章為之狀若鼓然書大傳所謂以

韋為鼓是也實之以糠白虎通所謂拊革著以糠是也其
鼓則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周禮所謂登歌
令奏擊拊是也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
而尚拊子貢曰絃匏笙簧會守拊鼓治亂以相訊疾以雅
言尚拊則拊在一鐘一磬之東也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
其動而後作也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
也鄭氏以相為拊誤矣拊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
蓋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

律呂正義周禮太師大祭祀率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
樂器令奏鼓棟蓋古者登歌堂上拊以先之管在堂下鼓

棘以引之拊與引堂上堂下相須為用以成歌奏之節後
世棘雅春牘不存而拊僅存焉案拊之為字實擊拍拊循
之意初無與器用之名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孔傳竟
以戛擊拊皆為樂器至宋儒始正之謂戛擊考擊也搏至
也拊循也觀此則註周禮者或亦仍孔傳之解乎然其器
猶有存於世者而形制可考既云如鼓或即棘與鼙鼓之
類耶相傳用熟皮為之長一尺四寸而徑七尺實之以糠
是亦革之音也觀此制與今定黃鐘之度為近今定制宜
以黃鐘之長為徑倍之為長庶數有所依而法有由立矣

鼓音節

禮記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

禮記投壺魯鼓薛鼓圖鼓○□ 註圓者擊鼙方者擊鼓
音義鼙其聲下其音褐褐然鼓其聲高其音鐘鐘然

陳氏樂書宮縣設之四隅李照謂西北隅之鼓合應鐘黃
鐘大呂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鐘姑洗之聲東南隅
之鼓合仲呂蕤賓林鐘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
射之聲依月均而考擊之於義或然

銘按禮記謂鼓無當於五聲則鼓於五聲且不備奚問
十二律然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日天子使八能之士撞
黃鐘之鐘擊黃鐘之鼓則鼓似有協黃鐘之律者矣唐

書云元宗好羯鼓其音中太簇一均則鼓又有協太簇之律者矣究之未見經典不足以為據也

木音之屬

柷敔 相 拍板

書益稷合止柷敔

註柷狀如漆筭而有椎合之者。投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鼓之以

樂止

詩周頌有瞽鼗磬柷圉

傳柷木控也。圉揭也。疏以樂記有

控揭之文與此柷圉為一故辨之

禮記樂記聖人作為鼗鼓控揭

註控揭謂

明堂位玉磬揩擊

先儒以揩擊為柷敔

周禮春官小師掌教柷敔

瞽矯掌播鼗柷敔

爾雅釋樂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箎郭璞註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洞之令

左右擊止者其椎名。鼓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
木長尺櫟之籜者其名。白虎通祝始也。敔終也。

陳氏禮書書曰祝敔樂記曰控揭明堂位曰拊擊蓋柷敔
以控揭為體控揭以拊擊為用故控揭拊擊先儒皆謂之
柷敔也爾雅鼓祝謂之止欲戒止於其早也鼓敔謂之籜
欲修潔於其後也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鋸陽
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

相

禮記樂記治亂以相秦氏蕙田曰亂樂之卒章樂至此

則衆音繁會易於至亂故以相為節所以治之也相字從木恐為木器鄭氏以為即拊非也

拍板附

文獻通考拍板長大如手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韋編之以為樂節

銘按後世拍板亦柷敔之變體唐元宗嘗令黃幡綽撰譜幡綽乃畫兩耳進之元宗問其故對曰但能聰聽則無失節奏蓋謂拍板之無從撰譜也然例以魯鼓薛鼓之圖亦當有能撰譜者矣

聲律餘編

在治忽

書益稷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也察

禮記樂記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彈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哀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又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又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微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又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

嘽諸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
責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
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
之音作而民淫亂又鄭音好溫淫志宋音蕪女溺志衛
音趨數煩志齊音教辟驕志

聽軍聲

周禮春官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

左傳襄十八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
歌南風南風不競楚必無功

史記律書六律為萬物根本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

負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

兵書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持弓矢大呼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羽則兵弱少威明

候節氣

後漢書律歷志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霧必周密布綯綬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

夢溪筆談續漢書候氣之法氣至則一律飛灰或謂短長

之數冥符造化或謂干支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其畧耳惟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管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黃鐘一管達之故黃鐘為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簇以上皆達黃鐘大呂先已虛故惟太簇一律飛灰如人用鍼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概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為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

隋書音樂志高祖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為

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寶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高祖異之以問牛宏宏不能對

李氏光地曰京房候氣之法自蔡伯喈鄭康成皆此有說則恐古人誠有此法獨十二管未必即是十二律而於長短之間原無所取故禮記正義云十二律各當其辰斜埋地下入地處庫出地處高黃鐘之管埋於子位上頭向南

則是橫插以迎諸方之氣法在於方位不存乎長短也列管候之固有應有不應而又何可據是以得管乎

審度嘉量謹權度量權衡總度量權衡總

度

周禮春官典瑞璧羨以起度。羨不圓也。此璧長一尺廣八寸。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考工記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好璧孔也。

陳氏禮書古之度在禮則起於璧羨在樂則起於黃鐘通鑑外紀禹十尺為尺湯十二寸為尺周八寸為尺。江氏曰

後世營造尺與商尺同

大戴禮孔子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說文云周以人之體為法春秋疏云
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

量

周禮考工記東氏為量栗同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輔輔同釜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其脣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三十斤為鈞其聲中黃鐘之宮其銘曰時文思索是文德之君思索得之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惟則

銘按量所以知多寡也而脣實一豆耳實一升必統於一鈞之重則即量可以起權權所以知輕重也而百黍

為銖十黍為絓必原於一龠之容則即權可以起量

考工記陶人為甗實二輔盆實二輔甑實二輔七穿鬲實五穀斛同庾實二穀脚鼎皮量粟器豆實三而成穀則庾受二斗四升

銘按古者范金以為釜合土以為甑故釜字從金甑字從瓦

考工記施人為簋實一穀豆實三而成穀陶施皆搏埴之工穀受斗二升

簋豆皆
祭器

左傳昭三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則鍾六斛四斗

論語包註十六升曰庾。陶人疏庾本有二法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斗數十數曰秉註云今文數為逾逾即庾也案昭十六申豐云粟五千庾杜註云庾十六斗以此知庾有二法也。姜氏上均曰逾非即庾庾為二斗四升自後漢包氏註論語誤以庾為逾而為十六斗之說晉杜氏註左傳唐賈氏疏聘禮記與考工皆因之而誤。

權衡

夏書五子之歌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周禮考工記玉人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駔讀為組以組繫之鄭司農云以起量以為稱錘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璧圓象天琮方象地

漢志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是謂五則。百工繇焉。冬權夏衡，秋矩春規，中央為繩，各順其方而應其行。

度量權衡總

書舜典同律度量衡。李氏光地曰：律者，自然之聲，自然之氣，其高下清濁皆有天機，其長短大小皆有天則，故可以律萬事而為之本也。日月星辰皆紀於天，度量權衡皆紀於律。日有度之義，晷刻永短，與時進退是也。律之外分屬陽，而度生焉；月有量之義，受日為光，有滿有虧是也。律之內積屬陰，而量生焉。其法一分之晷，十三黍有斗柄有

權衡之義隨時低昂斟酌餘分是也律之長短多寡一以輕重為斷而權生焉故協時月正日與同律度量衡其道相為經緯也

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方岳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月令仲春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仲秋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角斗甬解也統平斗甬者謂幅廣謂匹長周禮天官內宰佐后立市出其度量滻制滻謂幅廣謂匹長地官角人掌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度量受之掌葛掌徵繕綿之材於山農徵草木之材於澤農以權度

受之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權量受之

銘按度寓於璧羨量寓於簋豆權寓於駟琮此其通於禮器者也度起於分寸量起於龠合權起於銖兩此其通於樂器者也古聖人慮起天下後世之爭端故藏其數於禮樂之器而又時時加謹於其間如度量頒自明堂則謹之於朝覲之日制度考於方岳則謹之於巡狩之年角斗甬正權榦則謹之於每歲之春秋同度量壹淳制則謹之於每日之市肆若夫角人及掌葛掌炭掌染草其微材或受以度量受以權衡度受以權量則更為

隨時隨事而無不致其謹者矣。

前漢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於黃鐘之長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凡黍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始於分付於寸隻於尺隻音約張於文信於引信讀伸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於黃鐘之龠合龠為合龠音也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量多少者不失圭撮六十四黍為撮圭四圭為撮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百

鍾一兩之為兩二十四銖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權輕重者不失泰參十
泰為參十
參為一銖

唐書禮樂志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惟器失而聲亡多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鐘故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律制不

幸皆亡則推其數法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寡輕重以相參
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

歷代製律

文獻通考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惟韶武存焉。

漢興樂家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漢文帝令丞相北平侯張蒼始定律歷。

武帝正樂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房受學於故小黃
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
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自黃鐘上下相生終於
仲呂而十二律異矣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

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律畢矣。執始去滅南事皆六十律之名建日冬至之聲以黃為宮太為商姑為角林為徵南為羽應為變宮蕤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角以類從焉

五代會要漢元帝時京房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為三百六十傳於樂府銘按此即淮南三百六十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

通考京房曰竹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問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術施行於史官候

部用之

平帝時王莽秉政徵天下通知音律者使劉歆典領條奏
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數者
一百千萬也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積
之至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
矣度長短者不失毫釐毫免毫也量多寡者不失圭撮十六
撮三指撮之也曰權輕重者不失黍粟黍音累十黍為一
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于萬其法在算術

後漢肅宗時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

唐楊收傳漢郊祀宗廟樂惟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

鮑鄴始旋十二宮晉荀勗云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絕夫旋宮以七聲為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其律為宮次為商角祉羽少宮少祉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族此旋宮也

杜佑通曲旋宮之樂久失漢章帝時鮑鄴始請用之顯帝時復廢累代皆黃鐘一均變極七音

陳氏樂書漢蔡邕推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律笛其法可謂詳矣

後漢書天效以景地效以響響即律也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

律權土灰考陰陽冬至陽氣至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鐘通
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至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
灰重而衡低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灰輕濕故灰重進退於前後
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

通考魏武平荊州獲杜夔常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于是
使創定雅樂始復先代古樂

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為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染玉有
巧思夔令玉鑄鐘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
厭之謂夔清濁任意訴於魏武取所鑄鐘參雜更試然後
知夔為精妙而玉之謬也

陳氏樂書三代之樂既壞於秦漢漢至成帝尚未有金石之樂及晉武破符堅之後而四廟金石始備焉

通考晉武帝時荀勗典知樂事荀勗校魏杜夔所造鐘律其聲樂多不諧合乃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檢新尺短夔四分因造十有二笛以應京房之術笛體之音皆用蕤賓林鐘之角

晉志荀勗作蕤賓伏孔笛自黃鐘至應鐘凡十二勗又云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禮記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漢志亦紀十二律惟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絕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法作十二笛

隋志魏杜夔亦制律呂以之候氣灰悉不飛晉荀勗得古銅管較夔所制長古四分乃更造古尺聲韻始調

通考六朝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以為京房六十律上下相生終於南事乃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鐘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朞之日此律歷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之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

梁武帝素善鐘律自立四器名之曰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元英通

施應黃大三絃二曰青陽通施太夾姑三絃三曰朱明通
施仲蕤林三絃四曰白藏通施夷南無三絃因以通聲轉
推月氣悉無差違又制十二笛以寫通聲飲古鐘玉律并
周代古鐘並皆不差莫不和韻

後魏陳仲孺云若嫗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
則知五調五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和應

隋志晉及宋齊宮縣有四鑄鐘黃鐘太簇姑洗蕤賓梁武
帝以為六律不具設十二鑄鐘各依辰位而應其律

周文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
琶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一

曰婆陀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商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候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聲即徵聲也六曰般瞻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侯利箋華言斛斗聲即變宮聲也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

隋文帝時沛國公鄭譯因蘇祇婆善胡琵琶有七調五均遂推演其聲更立七均為八十四調又七聲之外更立一聲為之應聲有萬寶常者妙達鐘律偏解八音文帝後召

見問鄭譯音樂可否對曰樂聲哀怨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並撰樂譜六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十二律各七聲變化終於一千八聲每律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衍出十二變知音者皆不能通寶常創立其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時何妥典樂恥已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遂謂帝曰黃鐘者象人君之德請專用黃鐘一宮帝大悅後寶常將死取其書焚之見者於火中探得

數卷行於世。

隋志端門外鐘案其銘題定皆夷則其西廂一鐘驗其鑄刻乃是太簇按西鐘銘則云清廟撞鐘秦無清廟此周制明矣又一銘曰太簇鐘徵則林鐘宮所旋也

通鑑隋開皇十三年祖孝孫等定雅樂從陳山陽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布管飛灰順月皆應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值一歲之日而旋相為宮之法明上不聽

通典唐太宗留心雅樂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官調起

居郎呂才習音韻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濫為之折衷

唐高祖武德九年大常少卿祖孝孫作大唐雅樂十二月各順其律旋相為宮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調燕享則隨月用律為宮

唐志初隋用黃鐘一宮惟擊七鐘其五鐘設而不擊謂之啞鐘唐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高祖令與祖孝孫吹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鐘皆用孝孫又為旋宮八十四調凡十二宮調皆正宮也正宮之下無復濁聲十二商調調有下聲一謂宮也十二角調調有濁聲二宮商也十二徵調調有下聲三宮商角也十二羽調調有下聲四

宮商角徵也十二變徵調居角後徵前十二變宮調在羽
後宮前雅聲成調無出七聲惟樂章則隨律定均

會要唐太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
時蓋周禮有旋宮之義亡失已久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唐太宗貞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
收與祖孝孫參定雅樂尋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復采
三禮更為釐革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藏於大
樂署

通考唐元宗初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
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閣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

教者乃習雅樂其後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曲將終引聲益緩

唐開元中宜春院伎女謂之內人雲韶院謂之宮人平人女選入者謂之擣彈家每勤政樓大會樓下出隊宜春人少則以雲韶足之帶初幕皆純色綬衣至第二疊悉萃場中即從領上褫籠衫懷之次第而出繞聚者數匝以容其更衣然後分隊觀者俄見藻繡爛然莫不驚異

五代後唐莊宗起於朔野所好不過胡部鄭聲先王雅樂殆將掃地

周世宗時樞密使王朴上疏曰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

漢雖有太常丞鮑業興之亦人亡而音息無嗣續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唐太宗有知人之明乃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安史之亂京都為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逮乎黃巢之餘工器俱盡文記亦亡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官考工記之文作鑄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年之在縣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梁唐晉漢享國未遠未暇及於禮樂十二鑄鐘不問聲律但循環而擊黃鐘之樂亦不和備其餘八十四調於是乎泯樂之缺壞無甚於今臣依周法補雅樂旋宮八十四

調并所定尺所作律準謹并上進詔從之

宋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加考正太常和覓上言西京銅望
臬可較古法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王
朴所定尺比較短於石尺四分樂聲之高蓋由於此上乃
令依古法造新尺并黃鐘管命工人較其聲果下於朴所
定管一律又上出上黨羊頭山鉅黍累尺較律亦相符合
由是重作十二律管雅樂和暢

仁宗時丁度等上議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
調鐘律是謂晉之前尺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
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

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公曆尺揆較古器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

宋景祐中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一虁而四清聲相承不擊李照言四清乃鄭衛之樂請於編垂中去四清鐘馮元等駁之帝令權用十
二為一格

皇祐中王堯臣言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為十二正聲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鐘子聲即清聲也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大太夾四清聲雖於圖曲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南無應四律為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

宮輕而商重是謂凌替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序此四清鐘可用之驗也

元豐三年劉幾言古編鐘磬數皆十六十二律之外有四清聲也李照議樂不復考擊全失古法乞依古法具四清聲從之

初李照斥王朴樂聲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賄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製編鐘皆側垂李照胡瑗皆非之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

神宗時楊傑欲消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鐘

可校乃詔許借朴鐘為清聲不得消毀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敝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鐘甚不諧美使樂工扣之韻甚佳傑大沮

徽宗崇寧間蜀人魏漢津上言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四指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小指為物為羽則黃鐘之律定矣欲請帝中指四指五指各三節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詔可新樂成賜名曰大晟其後樂工各隨律調之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不如

政和末蔡京引沈宗堯為大晟府典樂宗堯復申漢津太
少之說時京子攸提舉大晟府又奏田為為典樂宗堯不
平令樂工斷黃鐘管二一倍之一半之給為曰此太少律
也為信之以白攸攸因執以為是

朱子語類云蔡京用事其樂只是杜撰至今用之又云唐
太宗所定樂及本朝太祖樂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長

歷代審音

史記律書六律為萬事根本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自度曲被歌聲分刂節度窮極幼眇

後漢書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材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

別傳蔡文姬琰漢中郎將蔡邕之女聰慧秀異年六歲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

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季札觀風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不競由是言之何云不知也

通考晉武帝時荀勗造十有二笛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以為暗解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以為神解咸常心譏勗新律聲高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勗以為異已後有田夫耕于野得周玉尺勗以校已所理鐘磬絲竹皆短一米于此服阮咸之妙

初勗常於路聞趙賈人牛鐸識其音及掌樂事律呂未諧曰得趙人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樂纂昔晉人有銅藻盤無故自鳴問之於張茂先茂先扣

之曰此器與洛陽鐘聲相諧宮中撞鐘故鳴也若以鑪之音殊其鳴可止後果如其言

通考梁武帝素善音律自製四器名之曰通以定雅樂北齊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焉

後魏河間王琛有朝雲者善吹篪能為團扇歌隴上聲及琛為秦州刺史屢討叛羌不勝因令朝雲吹之羌人聞之

皆感泣而降故秦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笳

劉驕嘗避亂鳩壁賈胡欲害之者百數驕援胡笳而吹之為出塞之聲動遊客之思羣胡卒泣遁而去劉越石為胡騎圍之者數重越石終夜奏胡笳羣胡卒棄圍而奔笳聲之感人如此

陳後主唯愛胡戎樂於是繁習淫聲伶人至有封王開府者後主自能度曲親執樂器倚絃而歌為無愁曲極乎哀思曲終莫不隕涕竟以亡國

隋文帝時有萬寶常者妙達鐘律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

備諧於絲竹文帝新樂既成萬寶常聽之泣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方全盛聞者不以為然至大業末乃驗

隋煬帝將幸江都有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其子嘗於戶內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時令言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變色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歎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竟遇弑於江都

唐高宗時李嗣真為太常丞太常缺黃鐘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

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唐承周隋之後樂縣久無徵音李嗣真一旦聞砧聲有應之者後以車鐸振之於東南隅果掘得一石裁為四器補樂縣之闕云

唐宣宗時潄陽耕者得古鐘高尺餘楊收扣之曰比姑洗角也既刷拭有刻在兩樂果然

總章中潤州得玉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三今闕其一於黃鐘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言而得

唐武帝朝朱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嘗携琵琶於池上彈

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躍出其岸視之乃方響蕤賓鐵也豈指撥精妙能令律呂相應而然耶和凝有響鐵之歌蓋本諸此

武太后朝裴知古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切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墮地死常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近代言樂衛道弼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次之夔弼皆為大樂令洛陽有僧房中磬無故自鳴僧以為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尋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

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與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鑑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

唐元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弟子帝又好羯鼓蓋本戎羯之樂其音中太簇一均

開元傳信記唐明皇嘗坐朝時以手指上下按其腹高力士疑聖體不安明皇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余以上清之樂流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

諸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故耳。吾以玉律尋之盡得之矣。坐朝之際。慮物遺忘。故懷玉笛。時手指上下尋之。其曲名紫雲迴。

通考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市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為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為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翼日德宗召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令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敍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

國史補趙璧善彈五絃琵琶人問其術璧曰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璧璧之為五絃也白樂天云人情重今多賤古古瑟有絃人不撫更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絃不如五亦謫諫之道也

通考唐宣宗天賦聰哲於音律特妙每將錫宴必裁新曲俾禁中女伶數十百輩連袂而歌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步俯仰皆合規矩于于然有唐堯之風焉有曰葱西士女踏歌隊者其詞大率言葱嶺之士樂河湟故地歸國復為唐民也有曰霓裳曲者率皆執幡

節被羽服態度凝淡飄飄然疑有翔雲飛鶴變見左右如是者數十曲皆絕世之音

昔宋沈登光宅寺塔見一鐸無風自搖洋洋有聞摘而取之果姑洗編鐘又嘗道達度支運乘其間一鈴亦編鐘也及配元音皆合其度豈亦識微在金奏乎

後周世宗時長孫紹遠為太常造樂器惟黃鐘不調後聞浮屠三層上鳴鐸聲雅合宮調取以配律果諧韻矣

宋李照鑄鐸鐘長甬而震掉著作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既具而大雨雪至壓

宮架折，帝於宮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羲叟之言為驗。

宋元祐時，楊徐議曰：漢成帝時，犍為郡於水瀆得古鐘十六枚，載於樂志。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鐘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聲也。